

傳統中國宿命系統下的英雄圖像—— 以明代《楊家將演義》為中心的省思

卓美惠*

摘要

楊家將小說可以說是英雄傳奇與戰爭小說的綜合，以宋太祖登基至宋神宗年間一百多年的歷史為背景，敷演楊家將五代將領及楊門女將不讓鬚眉等人英勇抗敵的故事，明顯與正史僅記「楊業、楊延昭、楊文廣」楊家三代戍邊效命疆場¹有很大的差異，從三代敷演出五代的緣由，據玉茗堂主人於《楊家將演義》序文說：「宋史顯著楊業偉績，至標以無敵之名，當時亦豈曲說，獨是其一家兄弟妻妹之事存而弗論，作傳者特於此暢言之。」²在史實虛實捏合之間，敘述內容常附會於神佛因果或神秘的宿命觀點而流於荒誕，被視為無稽之談；然玉茗堂主人亦云：「書有言也，言有志也，志有所寄言有所託，故天柱地維託寄君臣，斷鰲煉石託寄四五，不端其本而繆謫其實，我以為妙道之言而夫子以為孟浪之語，志斯晦矣。」³這裡十足表達閱讀者與作者之間審美旨趣的差異，因此未可皆視為稗野之言。本文試圖從儒家安身立命與宿命論的審美觀點，探究這批敵愾沙場的英雄為民間傳頌千古不衰的神奇魅力。

關鍵詞：楊家將、立命、宿命、審美

*元培科技學院國文組

¹ 見《宋史》列傳卷三十一，元·脫脫撰，洪氏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

² 見玉茗堂主人批點《北宋志傳》序言，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第十五輯《南北兩宋志傳》，天一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³ 同註5。

The Heros' Characters from the View of a Predestination System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Generals of the Yang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OU, Mei – Wei

Abstract

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 “Generals of the Yangs”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ombination of a hero legend and war saga.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Tai-Ju empire to Shan-Joan empire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this novel depicts the bravery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Yang family. “Generals of the Yangs,” obviously differ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About Yang Yei, Yang Yan-Jou, and Yang Wen-Quong”. This story accurately accounts for the reasons from three to five generals. According to the the preface written by You-Men Tong in the historical novels of “The Yangs”, ”The Sung Dynasty historiography describes the great accomplishments of the Yangs, unprecedented by other others. Their powerful influence during that period was undisputed. Not mentioning the individual feats of members of the entire Yang family, the writer focused on the overall achievements of the Yangs. Some historiographies were occasionally written by using fairy tales or concepts pertaining to secret fatalism, thus making such historiographies incredulous. However, You-Men-Tong also noted that ” The aspirations of the Yang family have been demonstrated by writing their accounts in this historiography. A country’s fate depends on its leaders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Not concentrating on its fundamental but censuring its facts. No inappropriate opinions appear to be expressed in this historiography. Merely the aspirations of the Yang family are intended to be depicted. Obviously, the literature obviously differs in its interpretation on the beauty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Such stories can not be simplified as anecdotal books. Rather, this historiography attempted to reflect the strive for a moral culture in the Confucianist tradition as well as a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beauty. This historiography further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magical charm of brave heroes whom have been eulogized throughout the ages.

**keywords : the Yungs generals, To establish the culture of aspiration,
predestination,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傳統中國宿命系統下的英雄圖像—— 以明代《楊家將演義》為中心的省思

卓美惠

壹、前言

歷史上抗擊外族的民族英雄雖然不少，但像楊家將一門備受昏君奸臣的排斥迫害，卻仍然前仆後繼的奮戰，小說裏的英雄在這種矛盾衝突之中，即具有很強的戲劇感和傳奇性；自南宋時說書藝人就有說楊家將故事的，據羅燁〈醉翁談錄〉所載有〈楊令公〉、〈五郎為僧〉兩種⁴，元明雜劇中敷衍楊家將故事的，在元代有〈昊天塔孟良盜骨〉、〈謝金吾詐拆清風閣〉兩齣⁵，在明代有內府本雜劇三本，分別是〈八大王開詔救忠臣〉、〈焦光贊活拿蕭天佑〉、〈楊六郎調兵破天陣〉⁶等。與此同時流傳於民間的楊家將小說有：熊大木所編《南北宋志傳》中的後半部《北宋志傳》，以及萬曆丙午年（三十四年）（西元一六〇六年）之臥松閣刊本，作者不明僅署明「秦淮墨客校閱·煙波釣叟參訂」的《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等不同版本；到了清朝楊家將的戲劇和小說就更多了。從宋代瑣聞的楊家將傳說、元代楊家將雜劇、到明代內府本戲曲或民間流傳的小說，明代的楊家將小說具有定型化的意義，因此本文所論男性英雄群像即以明代小說為主，元明雜劇亦在參考之列，以見小說人物在不同時代、不體裁的嬗變。至於最為民間傳頌的楊門女將，闕下請纓英姿勃發的精采情節，見諸清朝以後的諸多戲曲⁷與章回小說，足以另闢專文研究，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⁴ 羅燁《醉翁談錄》卷一甲集〈舌耕敘引·小說開闢〉下列有朴刀類〈楊令公〉、杆棒類〈五郎為僧〉僅存目的楊家將故事。見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3版，頁94。

⁵ 見明·臧敬叔校《元曲選》第二冊，〈昊天塔孟良盜骨〉題目正名為〈瓦喬關令公顯神·昊天塔孟良盜骨〉簡稱〈昊天塔〉，〈謝金吾詐拆清風閣〉題目正名為〈楊六郎私下三關·謝金吾詐拆清風閣〉簡稱〈謝金吾〉。（《元曲選》明·臧敬叔校，台灣中華書局出版）

⁶ 見也是園《孤本元明雜劇》，（上海函芬樓印，台灣商務書局影印本，1971年），王季烈為該書作提要說明這三本雜劇皆明代抄本，他們的寫作時間在元代雜劇之後，但不會晚於現今所見的明代楊家將小說。

⁷ 清代關於楊家女將的長篇戲曲有車王府本。

貳、楊家將英雄圖像的宿命形式

中國思想對「命」的觀點是百家爭鳴的，墨子「非命」，認為平民透過奮鬥可以扭轉被安排的命運；孔子強調「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認為人如果明白生死、窮達的客觀限制，成功往往還需要有社會的因緣、歷史條件等客觀因素的輾合；孟子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說明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開拓無限的生命價值，而「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讓短暫的生命成為有恆的存在價值；莊子勸人「安命」，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能成為父子是因緣，每一位子女愛父母也是天生注定的；又說「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認為人無法逃避君臣之義，活在社會中必須遵守制度與群體生活的規範，所以應該「安之若命」。綜觀諸子的觀點與通俗演義小說「翊揚道德教化，懲惡勸善」的創作效能來看，以儒家對「命」的把握最能契合小說教化的目的。

宿命論以「定命必本宿業」為前因，意屬人生的吉凶禍福皆屬命定，個人的努力將無濟於事⁸，於是宿命系統下的英雄企圖以自身的力量突破歷史的必然性，又明確意識到無法突破時只好認命，藉宿命論平息內心的懊惱。這兩種矛盾的觀念—「既想開拓生命永恆的價值卻又無法掌握命運」往往同時並存於整部小說中，成為宿命英雄的悲劇根源。是以依照宿命觀點寫來，英雄最重要的成就並非於現實中打倒不合理的體制或惡勢力，而是塑造自身成為精神表率，至於懲奸除惡人人得而為之，待奸人惡貫滿盈之後自然自食惡果。

綜觀整部小說中環繞楊氏祖孫與其他保國衛民的武將，在民族的憂患背景下，小說所朗現的宿命形式可以歸納為三類：其一是楊業、楊延昭父子等人歸降北宋後所導致的“必然”宿命；其二是楊宗保、楊文廣、楊懷玉等小將們背負父輩期望下的“循環”式宿命；其三則為焦贊、孟良與楊六郎結義，寓于“偶然”的宿命。在這三種宿命系統的框架下，成就他們共赴國難的志業。現分述如下：

一、歸降北宋所導致的“必然”宿命—楊業與其諸子

1. 楊業

楊家將滿門忠烈，老英雄楊業是楊家將宿命的源頭，由於他曉暢軍事，身經

⁸ 見陳維昭〈因果、色空、宿命觀念與明清長篇小說的敘述模式〉，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百戰，屢立戰功，號稱「楊無敵」；他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軍事上的勇武和有智謀；二是品格上的明辨是非與忠貞的志節。就第一點來說，當他還是屬於北漢將領之時，與宋軍對陣即已嶄露他料敵如神的本領，而他這種神機妙算的智慧本領，是來自於他對戰略地形的瞭若指掌。在與宋太祖第一次交戰，楊業即準確的透過地勢推測宋軍的埋伏位置，他調兵攔截給初征的宋太祖迎頭痛擊，在這次戰役裏還差點變成俘虜。而後北漢在等待遼兵救援裏，楊業爲了不讓宋軍知道自己的兵力軍情，故意以奇襲方式來擾亂宋軍偽裝實力，脅迫已經精疲力竭的宋太祖不得不暫時退兵。經歷這一次的戰役使宋太祖連連讚歎說：「此人智謀過朕甚焉，真神人也」，「欲取太原，必先獲繼業，繼業一得，太原不足取矣。」由此可知如果沒有楊業，北漢這個小朝廷就不可能與北宋對峙這麼久。

就第二點特質來說楊業是個深明大義的人，關於他降宋一事，《楊家將演義》與《北宋志傳》都有不同的著墨，《楊家將演義》說他是在北漢君主歸降宋朝之後，經北漢君主勸降不得已才投降；並且向宋太宗請從三個條件：一是唯居漢主部下，不受大宋之職；二是唯聽宋君調遣，不聽宣言；三是自己統屬的軍隊，斬殺不需另行請旨。宋太宗肯答應才願意下太行山。這三個條件對楊業來說是他不忘北漢的高尚情操精神所致；但是對宋君來說卻是叛逆的請求，宋太宗在愛惜將才的情況下應允了。而楊業投宋之後，看宋太宗有帝王的雅量和對待英雄相惜的真誠，因此心悅誠服。這說明楊業是一個不卑躬屈膝，同時又能顧全大局的將領。在《北宋志傳》裏，雖然他在北漢君主附宋前投降，但是他的立場還是從老百姓的實際利益出發，才與宋軍議和。這兩種寫法都顯示楊業是顧全大局而非苟且偷生之輩，他只是順應時局而做出最權宜的抉擇。

2. 楊業諸子

在楊業諸子裏，小說比較著力描寫的是六郎，其次是四郎、五郎與七郎，他們的性格、經歷各不相同。以七郎爲例，他少年英姿勃發，銳氣逼人。當他與楊業和六郎被遼兵重重圍困於陳家谷時，爲救老父，單騎殺出敵陣向潘仁美取救兵，潘仁美是有意加害楊業父子，何患無辭，怒曰：「汝父子素號「無敵」，今何亦被人圍困？七郎直言：「非小將父子不能戰鬥之罪，乃明公（潘仁美）不聽吾父之言，不肯伏兵於陳家谷。」七郎年少氣盛，此話一出正刺中潘仁美的心頭大忌，潘仁美遂以下欺上的罪名，喝令軍士將七郎推出斬首。雖然在劉均期等人勸

言下逃過一劫，但是終究成爲潘仁美洩恨的對象，被亂箭射死，胸前攢聚七十二箭壯烈犧牲，少年英雄遂屈死枉送性命。至於五郎的事跡，從宋末以來就有「五郎爲僧」的話本，雖然已經遺佚，但是我們依舊可以從小說裏看到「五郎爲僧」一劇的輪廓。他在幽州保駕之役，與遼兵鏖戰，因戰勢危迫，遂削髮往五台山爲僧。只是對於父親殉難、兄弟凋零、權奸用事深感悲傷憤懣；因此每當宋軍危在旦夕之際，他總是帶領著自己訓練的一群頭陀軍下山鼎力相助，報國之心未曾稍減。這裏以四郎和六郎爲敘述的主因，主要是其餘諸子，他們在小說裏著墨不足，出場頻率不高，或是地位可有可無，僅能說是背景人物而已，故不特別列入討論。

3.楊四郎

從元明兩代的楊家將戲曲裏，對四郎始終著墨甚少，劇本僅出現四郎之名而已，並沒有任何事蹟的描述。但是在明雜劇〈開詔救忠〉裏，作者透過番將韓延壽交待幽州城一役後楊家四位將軍的下落，〈開詔救忠〉頭折裏韓延壽云：

……因為在前有大宋人馬來征俺北塞，被俺將宋朝大小眾將，困在幽州城內。不期楊令公長子楊大郎，假裝作他大人，瞞過俺眾將出北門，來與俺交鋒，俺人馬浩大，將楊大郎長槍刺死，楊二郎短劍身亡，楊三郎馬踏為泥，楊四郎不知所在。……，雖然折了楊家四個將軍，可也損了俺北番家許多人馬。

在這裏指出楊四郎在幽州一戰中下落不明，可能基於此因，留下後世小說渲染楊四郎的餘地。因爲繼〈開詔救忠〉雜劇之後，明代小說對四郎的塑造，擺脫雜劇裏幽州城一役後杳然失蹤的結局，成爲楊家將第二代裏僅次於六郎舉足輕重的人物。

小說裏楊四郎的性格特色是一智勇兼備威武不屈，卻又性格委婉的人物。就前者來說，宋太宗幽州城被圍時，他義無反顧假扮宋太宗，還刺死遼將主帥韓德讓。亂軍下他的坐騎被遼兵絆倒而被俘虜。被俘虜之後他全無懼死之意，唯求一死，且和蕭太后慷慨激辯毫無懼色，並說：「大丈夫誰怕死？要殺便請開刀」，蕭太后見他言語雖然激厲，卻是人物風雅，於是萌生惜才之心，想要招他爲駙馬。四郎考量：自己本來就是俘虜，輕生而死無益於事，不如暫且虛應，或可知此處動靜，圖謀報復。於是他改名換姓，棲身遼國潛伏下來，卻絕非貪生怕死之輩，這可從他日後的作爲加以證明。孟良入遼求髮，他假裝心痛，騙取蕭太后的頭髮來治癒六郎延昭的暴疾；當十大宋臣被困於九龍飛虎谷時，蕭太后本欲親監大軍

圍攻，他自討保駕大將軍之職，率兵前往，伺機紓解宋朝君臣之難，暗以二十輛車的糧草解救了圍困在谷內的十大宋臣與隨行士兵免於飢餓之苦。六郎攻打幽州城之役，他也扮演了極重要的內應角色，他和重陽女聯手作內應，使宋軍能以破竹之勢，攻陷遼都幽州，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些戰功不能不歸於四郎勇敢過人之處。

再就他第二個性格特質而言，他的委婉與仁義在對待妻子瓊娥公主時流露出來。當四郎助宋破遼之後，蕭后羞愧自縊而死。蕭太后自縊之後，四郎為報他平日隆禮相待的「祿養之情」，遂乞請八大王以禮葬之。他的妻子瓊娥公主雖然淪為戰俘，但他卻仍舊眷念伉儷之情，他表明自己的真實身分之後說：「蒙汝相待，情意甚厚，豈肯相傷乎？若肯隨我回宋，即便同行；不然，亦難強逼。」他潛伏遼邦時蒙受瓊娥公主的恩情，但是在民族大義的前提下，不得不進行反遼的工作，在親情與國事之間倍受煎熬。因此破遼之後，他對瓊娥公主家破國亡的處境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尊重妻子的抉擇而不強求。這裏作者對四郎的塑造不僅有英雄在戰場上的壯志豪情，還有個人真情的流露，對於人物性格做了一個完整的觀照。

4.楊六郎

楊業死後，楊延昭繼承父志，成為楊家將第二代裏最主要的抗遼英雄人物。小說裏對他著墨甚多，是楊家將小說中的主幹人物。在他擔任佳山寨巡檢時，花刀岳勝與其比武，楊六郎的坐騎不慎失蹄將他掀翻在地上，岳勝的鋼刀乘勢即將揮下，忽然見六郎頭上「現出一隻白額虎，金睛火尾突來相交」（見《北宋志傳》第二十二回）；同樣的情況也見於他單騎往芭蕉山欲招焦贊為部將時，反而被焦贊捆縛起來，正當焦贊舉刀砍下，六郎頭上忽然「冒出一道黑氣，氣中現出白額虎來，咆哮掉尾」（見《北宋志傳》第二十三回）。於是這兩人都視六郎為神人，情願歸順，把楊六郎比為白虎星轉世⁹。

⁹ 這種比附是出於星宿神話，白虎星原本是西方七個星宿的總稱。漢代認為白虎諸星與軍旅的吉凶有關，如《史記》〈天官書〉言：「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旅事。」司馬貞索隱曰：「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兇也。」漢代白虎星宿與軍旅吉凶有關的信仰，再結合戰場上執干戈的處將形象，便產生著名戰將被附會為白虎星下凡的神話，如唐代薛仁貴及宋將韓世忠皆被賦予此類不平凡的出身。而這種附會的效用明顯是讓英雄以「貶謫的神族」面貌來誇大他天賦異稟。

他的人格特色是

①具有堅毅不拔、忍辱負重的精神

他一方面要抵抗頑敵契丹，一方面還要面對朝廷奸佞潘仁美與王欽的迫害。在陳家村狼牙谷一役裏，奸臣潘仁美害得他父親撞碑殉死，手足凋零；母親佘太君被囚於牢獄。他強忍這種悲憤進京狀告潘仁美挾私謀害，陷沒全軍，虛捏反情，誣奏楊家將欺君之事。潘仁美死後，又有遼邦細作王欽，惡他楊家將阻擾了遼邦稱霸中原的野心。於是又一次次欲置他於死地，他也挺過一層層的考驗，置之死地而後生，由於這些挫折與逆境的磨練，使得他成為行式足誼的英雄。突顯出他性格上不向惡勢力屈服的特色。

②淡泊名利不計個人功名得失，而以國家安危為重

這可以從他一再遭貶抑，卻又一再出面解決國家危機的行動證明。太宗時他為告御狀擅離軍隊，被判流徙鄭州一年；之後遼蕭太后欲探宋朝強弱虛實，他挺身而出，自願帶著兩個妹妹八娘、九妹，赴晉陽與遼兵比武，教訓驕矜逞能的遼兵，使遼敵不敢輕舉妄動，妄開戰端。真宗時，他因私下三關，被發配往汝洲監酒，後來更一度被迫詐死掩名；但是真宗受困銅台，他還是義不容辭往魏州解危。因此真宗稱讚他：「卿憂國憂民，真社稷之臣也」。晉陽比武後，真宗授他節度使之職，六郎卻辭尊居卑，選擇了佳山寨巡檢的職位。理由是：他本是一個流徙之徒，私到邊廷略立微功，若受節度使之職，則是開倖進之端，啓人越分侵職。佳山乃三關衝要之地，與幽州隔界，欲前往把守，使番人不敢南下。可見他完全是從保衛邊防的觀點出發，而不慕地位的富貴尊卑。他認為：凡是職位只要能夠立功蹟，又何必論其卑崇呢！這種寬宏的人生觀，使他善於團結盟友，收服各種勢力範圍的人才。然他不是以武力取勝來壓制這些人，而是深入賊寨與他們開誠佈公，所以他總是憑智謀取勝，而又不致於屈辱他們。例如：孟良在可樂洞嘲諷六郎，父子投降於宋卻不得正命而死，手足異處若禽獸；不如他在山中，斬殺自由，何等尊貴！焦贊在芭蕉山持著鐵錘拒降六郎，而六郎則懂得在擒放之間令他們心悅誠服，所以他們傾力追隨。但是我們必須注意他們只肯聽從於六郎的命令，而不是一廂情願地效忠朝廷的。例如我們看到六郎詐死埋名的那段時間，這些人也做鳥獸散，回復了他們草莽式的作風。例如：焦贊在鄧州充軍，聽六郎遭戮，馬上越獄逃走了。另外佳山寨中岳勝、孟良眾人聞知六郎被誅，滿寨大哭，而後立

廟，春秋祭祀；並且拆毀佳山寨，各個回舊處生息，岳勝與孟良甚至重返太行山，自稱草頭天子。由此可見六郎與他們之間彷彿有一種「橫」式（同儕間）的俠義情操，這種忠義關係與君臣間那種「直」式、「上下」式（主屬間）的忠義關係並不一樣。所以當焦、孟二人為盜令公的骨殖一起暴屍於遼邦城溝外，六郎也因憂傷焦、孟二人之死，傷心成疾而亡了。綜觀楊六郎可說是集孝義、忠義、俠義於一身的儒將典型。

二 “循環” 式的宿命——小將楊宗保、文廣與懷玉

在相同的歷史基調下，英雄之子與孫的也背負了國家興亡的宿命責任。正史中對英雄的表述是具有轟轟烈烈的事蹟或完美德行的人格，鮮少涉及英雄的幼年與成長，這裡也是小說家發揮想像創造奇蹟的空間。楊家將小說裏也著力虛構許多小英雄，他們個個英姿勃發，文韜武略甚至還勝於父親。只是為了讓小小年紀能擔當國家興亡的重任，於是以「神授兵書」的天意，誇飾他們是「應劫而生」的天命英雄。

例如：楊宗保在赴幽州追趕令婆途中迷路，誤入一處窮源僻壤，林深路窄，昏暗沉沉，東西莫辨，唯見一座廟宇，遂夜叩門扉，宗保進去見廟中一位婦人巍然獨坐於殿上，兩旁侍從個個娟麗。這位婦人（擎天聖母）言：「吾居此地四百餘年，世人未嘗睹面。我與汝有宿緣，致使今宵會晤。」於是賜予楊宗保丹酒與兵書，要他研習兵書，再去輔佐宋主擒服番賊，指定他是承受天書的應命英雄。而且前面這段話裏婦人說：「我與汝有宿緣，致使今宵會晤」更強調這種得天書的宿緣是「上天所定在他一人，而不在旁人」，企圖顯示楊宗保這位應命英雄的獨特與唯一，緣此「神授兵書」奇遇¹⁰，楊宗保才有破天門陣的超凡能力。

當楊宗保披掛上陣，初次破陣之日，被遼將韓延壽大喝一聲而墮落馬下。楊六郎以為宗保還未交戰但聞聲息便戰慄如此，實不足以成大事，豈能望他破陣？只有軍師鍾道士明白其中緣故說：「此非宗保懼怯不能接戰，特因其年幼小，將軍必奏聖上築壇拜他，授以重任，賜他一歲，始能出陣破敵。」於是宋真宗重新築壇封職，齋戒沐浴擇吉日登壇，焚香祝告天地，親自為楊宗保掛帥印，封為「嚇

¹⁰ 據胡萬川先生在〈平妖傳研究〉一書所云：玄女、白猿與天書代表傳達天命的神意組合。而天書往往似兵書，因民眾神化英雄的心理，使得兵書漸漸化成神秘的天書。〈平妖傳研究〉，華政書局，1984年2月。

天霸王征遼破陣大元帥」，這一段封壇掛帥的描寫事實上是代表他人格的再一次提昇；因為「齋戒沐浴」和「封壇」大典與「禱祝」¹¹，皆是屬於道教的神聖儀軌，加上由皇帝主祭祝禱天地，更增加了儀式的神聖性質，目的是透過這項神聖儀式來暗喻楊宗保化俗為聖的躍昇。

除了楊宗保有這種奇遇之外，在他之後的楊文廣也有機緣習得仙家之法。當楊文廣替宋仁宗攜帶三寶前往東岳廟酬願進香，爲了避雨，無意中「推進」石殿禁地裏，這一「推進」的動作（人類學家解說爲由俗入聖的暗示），使他從人間世界跨入神仙世界¹²。果然，他得到石殿聖帝所「贈之丹酒」一紅桃與酒，服食之後能夠隨意變化飛騰。這種因迷途而誤入他界的奇遇與服食，手法是襲自六朝「仙鄉奇遇」的故事，意義爲藉著這種奇遇的歷程來表達化俗為聖之意；至於所贈予的「丹酒」一紅桃與酒，應該和桃子本來就是仙界之物，而酒則爲祭祀必備之物，服食這兩種東西之後，從巫術同類相求的原則喻其由人格脫胎換骨具備神格，擁有不可思議的神秘能力。

¹¹ 「齋戒」的意義按《說文》爲：「齋，戒潔也，從示。」韓康伯稱「洗心」爲齋，「防患」爲戒（見《易·繫辭》韓注），洗心防患的目的地何在呢？《禮記》〈曲禮〉上說：「齋戒以告鬼神」。《孟子》〈離婁〉稱，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而「沐浴」更是借水來潔淨身心的儀式，總之「齋戒沐浴」都是爲了表示對祭祀的誠心。另外「禱祝」（乃是古老巫術之一而被道教吸收），它的施行表現人力圖通過聲音的振動傳播信息，從而招致某種美善之物的出現（或者希望消除某種即將產生的惡果），而此處則表示宋真宗與神明的溝通，乞求上天賦予楊宗保超凡的能力。其實「齋戒沐浴」、「登壇祝禱」這幾個儀式結合起來就是道教的「齋醮」，爲祭禱神靈的一種綜合儀軌。至於「封壇」爲將的祭典，爲古來的慣例，例如《史記》〈高祖本紀〉即載有漢高祖劉邦封壇祭祀任韓信爲大將，藉由隆重的祭典彰顯將領的正當性與英勇。

¹² 據李豐楙先生所研究，道教裏「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說，人仙之間，俗聖之隔俱以具象徵性的事物表現：《搜神後記》安排的是石橋、絕崖、瀑布，及「有山穴如門」；而經過的動作則是經、渡及豁然而過，這是通過門闕的一種隱喻，類似人類學家解說由俗入聖的通過儀禮，從人間世界跨入神仙世界。這裏楊文廣在峭拔迴絕的山峰中推開石殿的石門，與此類的隱喻頗爲相合。見〈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收於《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臺北：聯經，1986年5月初版，頁39。

三、寓於「偶然」的宿命英雄——焦贊與孟良

1. 英雄的肢體與部屬

假如以英雄為座標來看，小說中人物的縱向關係是以的君臣間的「忠」、父子之「孝」等觀念所建構，而橫向關係則是以「義」為主體的朋友關係，想要打贏一場民族禦侮的戰爭必須要有一批共患難、同生死的夥伴，這些夥伴多不遵守封建社會的政治倫理道德規範，唯一的信念是與所追隨的英雄同喜同悲，分享榮耀也分擔悲苦，這樣的伙伴是英雄不可缺少，但為了維護英雄及其集團的尊嚴，他們不能容忍英雄對他人（如昏君與奸臣）的卑屈與服從，常常成為英雄惹禍上身的來源。

楊家父子領兵打仗多年，手下自然有許多英雄好漢。在楊六郎手下的將領最突出的是孟良與焦贊。他們原來都是占山為王粗野不羈的綠林盜賊，當楊六郎三擒三縱可樂洞的草頭王孟良，智取芭蕉山焦贊後，於是他們所屬的一幫山賊頭目等也紛紛趕來依附¹³，這批盜賊由於才識所限，希附英雄之驥尾以圖出身，楊六郎寬容的招撫他們，於是收群盜為堅兵不僅可平內亂又能抵禦外侮是兩全其美的辦法。據歐陽修〈原弊〉一文所述，北宋中葉起即有吸收盜賊參加軍隊的辦法，理由是「不收為兵，則恐為盜」¹⁴。既然是盜匪，自然很難期待他們遵守法制。楊六郎面對這批身分複雜的綠林好漢許以「生享爵祿」的報酬，曉以「死載簡書」名垂青史的大義，以猶如「結拜」的江湖義氣綰服他們，能由草寇進身朝廷棟樑，他們因感恩而誓死為六郎的肢體臂膀，當然他們也只聽令並效忠六郎，願意傾全力於抗遼的戰爭，作者以詩說明這支勁旅：

英雄濟濟萃三關，萬里雙威不可攀，心熟豹韜之變合，折衝卻敵笑談間。
一場風雲際會的大戰已經枕戈待旦蓄勢待發。

參、宿命英雄圖像的審美意識

楊家將小說是環繞楊氏祖孫與其他武將保國衛民所演述的歷史故事，各個英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行為和特徵，因此以類型的觀念歸納出儒將、小將和莽將

¹³ 見《楊家將演義》卷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一刷，頁66-70。

¹⁴ 見《歐陽修全集》卷三「原弊」，台北，義士書局，1970年6月，頁17。

三種類型¹⁵，辨析他們在小說中的藝術特徵。

一、儒將的審美藝術特徵

1. 形象壯美，武藝超群

藉由壯美的塑像，正足以向讀者明確昭示他們的威勢與神勇；又武將的形象雖然有臉譜化的傾向，卻也有隱喻他們各種人格特徵的效能。另外高強的武藝是武將們共同的特徵，當然有時候作者還會賦予他們超人的神力，或有化俗為聖「神授兵書」的殊遇，或者是擁有特殊的武器法寶，使他們足以與邪惡勢力對峙，成為苦難人民希望的寄託。

2. 智謀出眾，具英雄本色

作為一位將領，除了武藝超群之外，還應具備智謀，否則徒為有勇無謀的武夫而已；除了能文能武才智勇雙之外，還需具有不畏艱難的英雄主義精神，在氣概上足令對手震懾，如楊六郎「折衝卻敵談笑間」，就充分展現了英雄處變不驚的氣概。

3. 忠義自勵，生死以赴

誠上所述形貌壯美、才智出眾、武藝不凡這些只是塑造英雄外在美的形象，倘使缺乏內在性格，那麼想引起人民崇拜英雄的共鳴恐怕是不易的。按照儒家傳統道德觀點來看，「忠」、「義」是對英雄人格的共同要求，英雄以「忠」自勵，恐怕如老子所言：「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亂世中對忠臣的渴望。在楊家將裏父子三代前仆後繼為國犧牲生命後，甚至連女性也義無反顧投身戰場，可謂是極致盡「忠」烈，勢必更能激發庶民的「忠」君思想。至於英雄的另一性格特徵「義」則依他們在書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情節發展，而有不同的內涵，總括而言可以釐析為：「忠義」之義、「俠義」之義、「孝義」之義、「義氣」之義，等不同的內容，為了踐履「忠」、「義」他們歷經構陷，卻仍勇往直前，務求盡忠報國，契合儒家捨生取義的道德要求。

4. 命運坎坷的英雄宿命

風檐展書讀，可以發現演義小說中英雄「忠義」的性格，卻多以悲壯結局收

¹⁵ 在此關於「類型人物」的定義以蕭兵所表述為主，即小說人物彼此間的性格、特徵具有某種「相似和對應」，而且構成一種「橫向聯繫」，則可把這些人物視為一種類型。見蕭兵撰〈中國古典小說的典型群〉，文載《明清小說研究》一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5年，頁20。

場，令讀者感到唏噓蒼涼不已。或許作家試圖塑造建立政治事功與追求道德人格的完美英雄，也不能無視於現實政治矛盾，所以當赤誠的「忠義」之心遇上險惡的政治環境，一成不變的「忠義」之心無法與千變萬化的政治陰謀抗衡時，英雄往往步上殺身成仁的宿命。

二、小將的審美藝術特徵

在小說中往往刻意降低他們的年齡，以突顯他們的少年才俊。例如：楊宗保一十四歲就被宋真宗封為「嚇天霸王征遼破陣大元帥」，當遼邦佈下七十二座兵戈隱隱殺氣騰騰的天門陣時，楊六郎與令婆推測它可能出於「六甲天書」，卻對破陣之法束手無策。唯有楊宗保初出茅廬卻洞曉兵書，指出天門陣其中奧秘，並識破天門陣缺漏可攻之處，指揮家族裏的父輩和祖輩與宋朝軍隊，調遣有方，大破撲朔迷離的天門陣，予遼兵致命的打擊。而後宋仁宗時，楊宗保又再度領兵征伐儂智高，他已經鬚髮皓然，雖然白頭，卻不改少壯之心，隨他出征的楊文廣乳臭未乾即掛先鋒印，儂智高番王欺他是黃口孺子，沒想到卻被他殺得身被數十槍拍馬落荒而逃，正所謂是虎父還生虎子。

三、莽將焦贊與孟良的審美藝術特徵

從「質」的角度¹⁶來看由於孟良、焦贊二人性格經歷很相似，有許多共同之處，如他們都英勇善戰，性格急躁，蔑視王法，有一副俠義心腸，處處體現出草莽英雄的本色；所以夏志清先生曾把焦贊、孟良二人視之為李逵和張飛的承襲者¹⁷。雖然小說塑造了兩個性格極為相近的類型人物，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力求相同而去其異，相反地卻是同中有異。

1. 相貌顯示其性格

就焦贊、孟良二人的相同之處而論，其一是相貌的相似，其二則是性格的相似性。從外貌上來說，孟良的長相是：「濃眉環眼，面如赭血，狀貌雄偉……，

¹⁶ 所謂「質」的角度是指從性格、性格與心理來分析小說人物，更能反映人物的深度與廣度。

¹⁷ 夏志清於〈戰爭小說初論〉一文中把李逵和張飛視為一種「原型」，其後出現的程咬金、焦贊和孟良、牛皋，則是這種「原型」的承襲者。並且把他們稱之為「野蠻而終於變成滑稽的英雄」，其後也稱為「滑稽英雄」。（文載《愛情、社會、小說》，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7月，頁107-141）。

使一柄大鐵斧，力大如山，無人敢敵。」。焦贊則是長得：「面如赤土，眼若銅鈴，四肢青筋突起，遍身綻肉僵傀無數。使一柄渾鐵飛鎚，萬夫莫近。」¹⁸。這些形容他們外貌的用語，或銅或鐵，一來顯示他們的威猛，再者這種粗線條的外形也更容易令人聯想到他們性格上的剛強作風。由外表而窺知內在性格的聯想，從理性的角度而言兩者不是必要關係，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但卻與傳統文化中相信面相之術的說法隱約相契。而他們誇張、動態的外貌敘述則有助加深聽眾或讀者對他們的印象。

2. 快意恩仇的義氣

① 焦贊粗魯莽撞而具丑貌

在元雜劇〈謝金吾〉和小說裏，焦贊爲了替哥哥楊六郎報仇，性急之下把陷害楊家的謝金吾一家十三口全都殺了。而孟良在聽楊六郎慨歎楊令公的骸骨猶被番邦收禁之後，自思蒙其三次不殺之恩，悄悄出營寨，密往取令公骸骨而歸。這裏和他與焦贊聽說天波樓被拆，便擅下三關欲與六郎同行的做法很類似，像這樣自作主張都是「性急」的表現。事實上焦贊、孟良二人的「急性」卻有層次的不同，這即是他們同中有異之處，基本上他們兩人的性格基調頗爲相近（都是性急），那麼在行爲的描寫上要做明顯的分判並不容易。但是作者這方面的處理卻相當清楚，因爲焦贊的性急是粗魯莽撞，孟良的性急卻是粗獷中帶有果敢與機智；於是表現在外的，焦贊容易誤事，而孟良卻總能達成任務；所以怒殺謝金吾的，必是焦贊而非孟良。焦贊、孟良的同中之異猶不僅止於此，當孟良在陳家莊欲強娶百花娘子時，被楊六郎和焦贊逮到沒有娶成，焦贊笑著對孟良說：「孟哥哥！你真沒造化，撞著我等來到。若遲一日，亦得一宵受用也」這個說笑誠然低俗，可是卻透露出焦贊的性格除了莽撞之外，還有強烈的丑鬧面貌。類似此種丑鬧面貌的呈現，還見於他與六郎同往三關的途中，遇鄉民於楊六使神廟中賽願，焦贊一言不發就把自己和楊六郎的塑像推倒，震聲而崩。嚇得廟祝把哨鑼亂敲，來賽願的鄉民一哄而散各自奔走。由於焦贊的莽撞和丑性，所以當他聽說謝金吾要拆楊府天波樓時，焦贊頓時怒火中燒闖入謝府，將謝金吾全家一十三口都殺了，蘸著鮮血在門上寫下「天上有六丁六甲，地下有金神七煞。若問殺者是誰？

¹⁸ 此處所引乃是綜合二書《楊家將演義》卷二第十三、第十四則，以及《北宋志傳》第二十二和二十三回。

來尋焦七焦八。」若不是他這樣自做聰明好逞英雄，也不致於害得楊六郎詐死埋名，眾兄弟流離失所。事後他卻毫不在乎地說：「我平生殺了幾多人，希罕一十三個！」如此莽撞不拘、做事少考慮的神態躍然紙上。最有理由殺謝金吾的應是楊家將而非焦贊，但是為了主帥楊六郎的仁智形像不致破壞，所以除奸臣謝金吾一事只有安排焦贊站出來了。後來真宗念其駐防有功，寬其死罪，被發配到鄧州充軍，還說：「我為朝廷除此奸佞之徒，朝廷不感戴，反把我來充軍。然我所曉者，只是臨陣斬軍而已，哪曉得做甚麼軍。」這些對政府直言不諱的批評，更充分顯現出焦贊率真、口直心快的個性。後來他聽說六郎被殺，便從鄧州逃走，又重新落草，當六郎找到他時，他正：「臥於神案之上鼾睡，聲息如雷」，六郎伸手搖他，他爬起來睜開一雙環眼，大聲和道「哪一個不怕死的狗！這等大膽，卻來惹著老爺！」著墨不多，卻將他草莽英雄的粗魯言談舉止畢現於讀者的面前。但是這種莽撞的行徑最後終於使他喪命。當孟良二度幽州盜骨時，他從手下口中得知，便又想搶先立功。結果在幽州望鄉臺上因為黑暗中不通訊息，竟被孟良誤殺，為他莽撞得過火的性格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②孟良粗獷中帶有果敢與機智

相對於焦贊的莽撞，孟良雖然也是急性之人，但他卻機智果敢，粗獷中帶有精細，在〈破天陣〉裏他自稱是「足智多謀孟火星」。因此楊六郎收服孟良必須三擒三縱才令他心悅誠服，這表示孟良並非武技不如人，而是智謀略遜楊六郎一籌所致；他歸順之後隨即用火燒芭蕉山幫楊六郎招降頑強的焦贊。在小說裏他的機智更是表現的淋漓盡致，例如他不告而別私自獨往胡原谷，為六郎取回楊令公的骸骨曾喬裝改扮遼兵，先是冒稱替番帥餵馬的僕役與漁父同行進入幽州城，再冒充漁父獻魚給蕭太后，伺機盜取紅羊洞裏看守嚴密的楊令公骸骨；其後又見遼國搶奪西涼國原本要進貢宋朝的一匹良駿，遂臨時起意，先毒馬後佯裝醫馬，成功的智盜驢驕馬。這是他歸附楊六郎後第一次嶄露頭角，即立下大功。而後又受命前往遼國取蕭后頭髮醫治楊六郎，盜白驢馬與楊宗保破陣，為破青龍陣在九眼琉璃井中填塞沙石。這一串接踵的艱難任務他辦得乾淨俐落又快又好，連神仙鍾離權也誇讚孟良道：「汝倒有些膽略」。

又如〈孟良計賺萬里雲〉一節，他為楊五郎向八王爺借馬。八王見他面非善類，不肯借他，他一把火燒了王府，趁混亂之際竊走「千里風」良馬，八王騎著

更好的「萬里雲」追趕上來，孟良心生一計，把千里風推入泥沼裏，八王心疼「千里風」，下馬觀瞧，孟良於是瞅住時機跳上「萬里雲」揚長而去。這類情節無不生動的刻畫孟良時用機智而又不掩粗莽急躁的性格。當八王領著十大朝臣前往九龍飛虎谷受降時，遼將耶律學古設計擺出一場鴻門會，宴請宋朝八王等文臣，在筵席中舞劍鬥藝，欲取諸人性命，這時為宋朝挺身而出比武做樊噲的就是孟良。他與遼將謝留轉換作活靶比賽射箭較藝，孟良射箭時他第一箭故意失手令謝留掉以輕心，第二矢即正射中謝留項下，孟良以神奇手段殺掉番將謝留的精彩情節，即是他機智有勇有謀的表現。

3. 焦孟不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的宿命

以焦贊、孟良二人在小說裏的依存模式來說，就像是我們稱呼他們二人的俗話「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一樣。前面我們曾經提到焦贊性急卻莽撞，孟良性急而機智，於是兩人在性格上不僅各有特色，讓人不致混淆。性格基調既然相似，行為上的互動跡象也甚為明顯。例如孟良幽州初盜楊令公骨成功不久，焦贊即怒殺謝金吾為楊六郎報復，彼此維持一個良性的競爭關係。在「焦孟不離」的原則下，兩人的行為還有一種同生共死的關係。例如當楊六郎初為佳山寨巡檢招撫將領時，孟良、焦贊幾乎是同時出現，也同時歸附六郎；而當楊六郎詐死復出招尋舊部時，焦贊、孟良也是先後不離的出現。孟良入遼邦取髮為六郎治病時，焦贊從後趕上隨行說：「哥哥機密，而我便洩露耶？死就便死，定要同去。」孟良無奈，只好和他同行。最能支持此說法的例證是孟良第二次往遼邦望鄉台盜楊令公的骨時，因為在黑暗中誤殺焦贊，而後慷慨拔劍自刎的悲劇。

肆、宿命英雄傳奇所蘊含的文化心理意涵

演義小說的要角以帝王將相為主，這些人物無論是真實或虛構，經過史家的正面肯定，再加上小說家的曲意提昇與誇示，形成文武兼備理想化的英雄，其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崇拜英雄的文化心理

在昏亂的世局裏對於英雄的期盼是人類共同的心裡，更甚而希望他們永遠不死成為全民的精神堡壘，所以膜拜與祭祀的儀式就產生了，據史冊《國語·魯語》〈展禽論祭爰居非政之宜〉篇云：「夫聖王之制祀也，法制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¹⁹記載了凡是對國家有貢獻者皆得以祀之，更足以證明對英雄的膜拜是其來有自，長久下來內化為人們對英雄忠烈英魂的崇拜心理。所以史家編寫歷史時一致以春秋之筆懲惡揚善，小說家沒有徵信史實的約制更可以恣意闡揚誇大民族英雄，演義小說中形象完美的英雄據此而誕生。

二、傳統道德史觀的影響

史觀是史家對歷史建構發展的看法，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主張聖人之治，在聖君底下，士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處世達道，史家準此觀照歷史時自然形成道德史觀，試觀史書「列傳」內容析分為：「忠義傳」、「死節傳」、「良吏傳」、「奸臣傳」、「佞幸傳」等傳，皆列有史家褒貶抑揚之語評介歷史人物，演義小說家創作時仿效此原則對小說歷史人物進一步美化或醜化，塑出善惡分明的英雄，據有嘉善懲惡的效能。

三、因襲前人戲劇或講史中既定的形象塑造

演義小說的角色或有歷史、民間傳說為依據，如宋元期間，瓦舍人講楊家將故事「常以旦、末扮演楊家將，褒其忠義，以淨、丑花臉扮奸臣潘仁美」，儘管潘仁美載諸史冊並非大奸，但劇作家卻不念其善，南宋耐得翁於《都城記勝》〈瓦舍眾伎〉條云：「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丑貌，蓋亦寓褒貶於世俗之眼戲也。」²⁰小說家依此方法間接理解歷史人物，於是類同化的人物大量湧現，故前文中對楊家將作不同類型的分類，即是以此為根底。

四、迎合聽眾或讀者的閱讀心理

演義小說家面對廣大讀者——力求通俗易懂，因此長篇戰爭小說必須線索簡單，因果分明，甚至人物性格化複雜為單純，這些創作上的缺點卻正成為他們存在的價值，署名袁宏道的《東西漢通俗演義序》即言：「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漢，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迄旦，幾忘食忘寢，訟言之不倦。」²¹從聽眾接受的角度來看小說人物不必複雜，卻正可以滿

¹⁹ 薛安勤、王連生譯注《國語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頁173。

²⁰ 耐得翁《都城紀勝》，景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90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9。

²¹ 見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3版，頁184。

足讀者的期待。

五、抒發憤懣寄託作家個人的理想

小說除了有寓教於樂的效用外，還可以寄鬱結之思，托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明代不同版本的楊家將小說在序文中不約而同的體現了這種觀點，署名秦淮墨客的《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序文說：「忠勇如楊令公者，舉世不一見…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於宵人，竟使身還玉關之身，徒爲死報陛下之血，良可惜哉！…丈夫泯泯而生不若列烈而死…彼全軀保妻子者，生無補於君，死無關於子孫，千載而下…是與草木同腐朽耳…嗟嗟！賢才出處關乎國運盛衰。不弄於斯傳，不三致慨云。」²²不難令人聯想作序者深沉的感慨，與明代中後期沿海盜匪屢屢侵擾、西北異族寇邊，朝政日非有關，是作家出於對時代的殷憂與良將的渴望。

伍、理想的衝突與悲劇的超越—論宿命英雄的悲劇意識

楊家將世代捨身衛國，父死子繼，夫亡妻承，屢建奇功卻又屢受奸臣迫害，即具有很強的悲劇色彩，綜觀其悲劇意識可歸納爲下面幾點：

一、對忠勇死節的喟嘆

署名秦淮墨客的《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序文說：「秦漢來其間，負百戰之勇以驅戎馬于疆場，請長纓於闕下者蓋如雲如雨，…，求忠肝義膽爭光日月而震動乾坤，不啻鳳毛麟角也，蓋非勇之難，忠而勇者寔難」²³盛讚「忠勇如楊令公者，蓋舉世不一見」，殊不見令公在狼牙山陳家谷一役裏，被遼軍所困，又無外援，所率領的士卒幾乎犧牲殆盡，他絕食三日血染戰袍之際，首先想到的是與他出生入死的部下，與言：「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勸他們突圍保存實力，而自己本想捍邊討賊以報太宗之恩，卻不料被潘、王二奸臣所逼，而致王師連連受創敗陣下來，他自己唯恐被遼兵生擒而蒙恥辱，在不甘受辱的情況下，毅然撞李陵碑而殉國，英風勁氣足令人寒心褫魄。

當宋太宗被遼軍圍困幽州城時，楊業設計保駕出城，不惜以自己的四個愛子詐騙遼軍作誘敵的犧牲品，表現了對國君與朝廷的赤膽忠心，結果大郎淵平與敢

²² 錄自《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序文，秦淮墨客校閱，煙波釣叟參訂，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1971年。

²³ 同註 22

死軍俱遭殺害；二郎被遼兵射落馬下，讓眾軍蹂躪而死；三郎延慶被遼兵亂劍砍死；四郎延朗被遼兵絆倒馬匹活捉而去五郎則在亂陣中不知下落；七子折傷過半，宋太宗為此哽咽哀悼不已，楊業反而以諸子喪於王事死得其所，來安慰宋太宗，可見在忠君的前提下，他早已經將全家人的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了。

二、傾洩奸臣構陷的憤慨

在歷史小說中忠臣良將屢遭受權奸排擠構陷，可以說是小說悲劇意識最濃烈之筆，而且這種正邪、忠奸的對立也有一種宿命式的規律性，例如：楊業父子與潘仁美；楊延昭與王欽、潘仁美；楊宗保、楊文廣與狄青；楊懷玉與張茂。

楊家將中的老英雄楊業在歸順宋朝後首次與遼兵對峙的陳家谷戰役，宿仇潘仁美掛帥，未出征前佘太君、寇準與八王爺等人即已猜測潘仁美必定伺機報復，他依然忠誠地攜子整軍出征，踏上無可選擇的死亡之役。果然他父子因中途遇遼兵突襲而延誤報到兵期，潘仁美即欲推出斬首而後快；他建議採游擊突襲迂迴戰術，潘仁美譏笑他忝稱「無敵」之名，心有異志；他正面迎敵寡不敵眾，潘仁美推託怯戰不肯伏兵救援，甚且亂箭射死回來求援的楊七郎；戰到窮途末路，最後絕食三日寧願撞死李陵碑，不願玷汙「無敵」之名，彌留凜凜正氣於天地間。似乎英雄注定要忍受各種不合理的猜疑撥弄，他卻能抑制反抗「不合情理」的詭辭，毅然踏上明知不可為的死亡陷阱裡，然後再愚不可及的把自己送進虎口。

又如楊六郎因真宗誤信讒言欲拆毀楊家天波樓時，他情急之下怠忽職守私出邊防被處死刑，爾後詐死藏身天波樓，惟真宗遇難出榜召喚，他基於孝義與忠義，火速糾集舊日同袍前往救駕，至個人死生於度外。楊業父子二人的悲劇根源乃在於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縱使個人的努力無濟於事仍然信守忠義不渝；然昏君與奸臣對他們的迫害，卻是一種人性的試煉與淬礪，成就他們「殺身成仁」的德業。

三、對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動

至於奸佞之臣能夠得逞，從另一方面來說卻是昏君的庇護和縱容，楊家祖孫數代面對錐心泣血的迫害，在絕望與抗爭交織之下，楊業從容就義，楊六郎從自身的遭遇深刻體會說：「朝廷養我，比如一馬，出則乘我，以舒跋涉之勞，及至暇日，幸充庖廚。」；楊宗保、楊文廣以詐死的手法來避禍保身；楊懷玉既「傷宋政之日非」，復痛覺「輔之無益」，於是挾憤殺死屢欲誣害全家的宰相張茂，復仇之後舉家隱居太行山不復隨宣召，朝廷派周王爺召他入朝受職，並提醒他：「汝

不回去，甘為叛逆之臣，以負朝廷乎？」楊懷玉毅然說：「臣寧死於此而不回矣？」並義正嚴辭的回答：「若以理論，非臣等負朝廷，乃朝廷負吾家也」。並歷數自楊業降宋以來各代所受之冤害不絕，但是明君不察，令其一門忠貞屢遭誣讟。並說：「聖主不明，詞章之臣密邇親信；枕戈之士遠隔情疏，不得自達。讒言一入，臣等性命須與懸於刀頭。此時聖主未嘗少思臣等交兵爭鬥之苦而矜恤，豈臣造為虛妙之談以欺殿下乎？」不錯，當戰將餐風露宿統軍時，萬種困境只有自己知道，聖主深居朝中哪能體會征戰之苦呢？只要讒言一入聖聽，邊臣將領即蒙不白之冤。楊懷玉此語可說是一針見血道出邊疆守將的辛酸與無奈呢！

楊懷玉反抗「從一而終」之愚忠教條，他「怨君」、「問君」，不諱直言「聖主不明」、「明君不察」，從而對整個封建體制產生懷疑與否定，英雄勢必另外建構安頓生命的方式來消解孤臣孽子的悲劇意識。

四、建構生命存在的理想形式

在體認出政治的無常後，楊文廣化鶴飛隱匿無佞府裏，不聽天子宣召，是楊家將積極效忠君精神的一大轉折，也使得楊懷玉舉家遷於太行山的一節不致顯得太突兀；楊懷玉面對是非顛倒、忠奸不分、小人得志、奸佞構陷的凶險政治下，寧可從此過「伐木為室，耕種田地，自食其力的生活」，表明「倘或來宣入朝受職，將臣碎屍萬段，亦決不遵依」。透顯出進可攻、退可守儒道互補的人生態度。如小說卷終詩所示：

塵世侯封上太行，只緣杜鼠暗中傷。繁華過眼三春景，衰朽催人兩鬢霜。

宦海無端多變態，菜羹有味飽諸嘗。浮生得樂隨時樂，何必耽憂駐汴梁。

楊家將歷經數代征戰，在忠奸誓不兩立的矛盾衝突中只有選擇急流勇退來消解內心的悲愴了。

陸、結 論

本文從儒家積極安身立命與宿命觀來關照楊家將小說中不同類型人物的運命遭際，從儒將、莽將到小將，這些英雄在外禦強敵、內除奸佞時，企圖以自身的力量突破環境的限制與惡勢力抗爭，卻又明確地意識到不能潰圍的歷程；其中個人生命與國族存亡之取捨，執著忠貞的迷惘和對昏暗政治的感憤，生命的願景與無法突破的困境之間，再再朗現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透露出宿命系統下悲劇

英雄的諸多審美旨趣，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掩卷嘆息。

（後記：本文曾載於《生命的書寫：元培科技學院第二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現經修改後，重行發表。）

參考書目

一、專書（按經史子集為序）

1. 宋史 元 脫脫撰 洪氏出版社 1975年10月
2. 資治通鑑 宋 司馬光撰、元 胡三省注 弘道文化公司 1970年8月
3.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 著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紀昀等編 1983年
4. 國語譯注 薛安勤、王連生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

二、專書（按書名第一字筆劃為序）

1. 元曲選 明 臧晉叔校 台灣中華書局
2.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附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 孫楷第著 鳳凰出版社 1974年11月
3. 中國小說史集稿 馬幼垣著 時報文化 1987年3月
4. 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萃 大安出版社 孫遜、孫菊園編 1991年1月
5. 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 黃霖、韓同文選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9月
6. 平妖傳研究 胡萬川著 華正書局 1984年1月
7. 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第十五輯 南北宋演義專輯南北宋志傳 天一出版社 1985年10月
8. 明清小說比較研究 李保君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6年10月
9. 明清歷史演義小說藝術論 紀德君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年11月
10. 孤本元明雜劇 上海涵芬樓印 台灣商務書局影印本 1971年
11. 都城紀勝 耐得翁著 景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90冊，台北商務印書館
12. 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 秦淮墨客校閱 煙波釣叟參訂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 1971年
13. 愛情、社會、小說 夏志清著 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7月

14. 楊家將演義 秦淮墨客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9月
15. 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著 台北義士書局 1970年6月

三、期刊論文（按篇名筆畫為序）

1. 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悲劇意識 李忠明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2. 因果、色空、宿命觀念與明清償篇小說的敘事模式 陳維昭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3. 論明清時期歷史小說家的悲劇意識 紀君德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1997年6月
4. 章回小說中的小將和女將 羅宗濤 逢甲中文學報 1991年11月
5. 悲劇意識與中西文學散論 焦素娥、陳政 信陽師範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9月
6. 傳統小說中的李逵類型人物研究 蘇義稜 1987年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7. 簡論中國古代人物類型理論 荆溪、李松楊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5期